

第三病房的甬道筆直的延伸著，入夜後，廊頂的燈暈量的散發出微弱的白光，廊柱的影子拖得長長的。有幾間病房還沒有開燈，從廊道看進去，漆黑的一團中，隱隱約約的只有幾件粗重物品的輪廓。

三〇一，第二床的彭啓元睜開雙眼，約略的瞄了瞄室內的情形：左邊，三、四兩床的金先生和周先生的床空著，暗白的床上，被單凌亂的擱著，也不知道是去盥洗室，還是去散步了。右邊第一床的張先生下午剛出院，整個床整整齊齊的，借著廊頂的微光，可以看出新被單的瑩潔和略微成直線的稜角。

明天，該又有一個新的「房客」了吧？張先生是因骨折住院的，在第一床躺了一個多月，剛能舉步，院方就通知他出院了。明天那個人不知道是患了什麼病的，但，想來不是筋骨損傷就是灼傷凍傷之類的了，頂多不過腦部受損或半身不遂罷了。八年來，看都看慣了，這個病房，進進出出不下一百人，十九都是這種病。

彭啓元抬了抬腕錶，快七點了，玉娥也該到了吧？「啪」的一聲，緊跟著一個高大的人影帶著腳步聲和光亮進了屋子。彭啓元一時眼皮緊縮，睜開眼，周先生已經拿著臉盆走進來了。

「院長！怎麼這麼晚了還不開燈？阿娥還沒有回來嗎？」

「還沒有，我想快了吧！」彭啓元掉首看了看周先生一眼，覺得他的臉色蠻好的。

「喂，你的腰骨怎麼啦？看起來還挺不錯的呢！」

「唉！還不是老樣子，醫生一直不肯給我開藥，有什麼辦法？不過，剛才洗了個熱水澡，精神好多了。」

周先生剛進來沒多久，患的是腰酸背痛症，站不久，走不遠，也坐不住，醫生到現在還沒有檢查出結果，不過聽說是脊椎軟骨有問題，也許要開刀才行。在這裏住了八年，還是頭一次碰到像周先生那麼健談的病人，自從老戴腦瘤去世之後，在床上的漫長歲月，就是和他長一攀，短一搭的混過去的。

。八年來，照理他早該習慣了病房裏的單調與寂寞，可是才四十出頭的彭啓元，却不願意放棄任何一次尋得慰藉的機會。熱鬧是不可能有的，但有三兩個人在一起，至少話語和哭聲會使自己久已僵斃的心，稍稍靈動起來。說真的，八年來如一的病房，橫看豎看都沒有任何改變，而下半身斷了的雙腿，又使自己成年累月的偏促在一隅，能不厭其煩嗎？可是厭煩歸厭煩，在這裏至少生活還有著落，醫院裏的飯菜雖然很差，畢竟還有勞保局出錢，出去了，恐怕連這一份優待都享受不到，光憑玉娥一個月幾千塊錢的收入，自己、玉娥，再加上兩個寄養孤兒院的德勤、德貴，這日子怎麼過得下去？

八年前，自己過三十多一點，當那回自己輕快地鑽進礦場那條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坑道時，又怎能料到這一塌永遠只能在陰暗的病房裏枯度下半生呢？剛進去的時候，藉著帽頂的安全燈，所看到的頂樑、洞壁、扇道，和平常也沒什麼兩樣，誰知道轟一聲，夾雜著幾聲尖叫，接著坑道倒塌，巨石土塊崩落的迴盪聲響，自己眼前一黑，醒來就躺在現在的床上了。那時候，玉娥九歲，德勤五歲，德貴三歲，三個人呆楞楞的站在床邊，眼神慌慌亂亂的，看不到半點屬於小孩子的活潑與氣息。妻一隻手撫著他手背，另一隻手將三個孩子攬得緊緊的，兩隻眼充滿了血絲的眼紅腫腫的，看起來好像哭了很久似的，方自詫異，身體一動，才悟及事態的嚴重，腿斷了！腿斷了！自己潑呀打呀、叫呀喊呀的，我不要斷腿！也不知道喊了多少日子，只道當自己死了這條心之後，妻子也病倒了。妻本來身體就弱，從自己出事以來，更憔悴得不成人樣，雖然一直支撐著，終究還是不支地倒下去了。出殯的時候，自己也沒辦法去送，只有在靈前多哭幾陣，多喊幾聲，算是報答她的辛苦。一切還多虧玉娥，小小年紀，竟然已懂得不少，她母親的喪事剛過，她就必須肩負起看顧殘廢的父親以及照顧兩個尚不知人事的幼弟的責任。

家賣了，偏僻的小鎮上一幢不算大的房子，僅僅賣了二十多萬，礦場的慰問金、勞工保險金，一共不過三十萬元左右，還了一些債，辦完妻的喪事，所剩也就不多了。起初還叫玉娥帶著兩個弟弟在

外頭租房子，可是一年不到，花費太大，只有忍痛將德勤、德貴兩兄弟，連哄帶騙的送到孤兒院裏，然後叫玉娥輟了學，搬到病房裡來，從此，三〇一就變成了自己的家！記得德勤、德貴從院裡回來第一次，就哭着喊着要回家。回家！回家！那一次自己凶狠狠的刮了他們幾下耳光，禁止他們再叫。可是看到他倆人委屈的臉色和欲哭無淚的表情，也未嘗不痛心疾首，可是，家，家在那裡？玉娥從十一歲開始出去工作，從童工幹起，一個月拿千把塊錢，一做就做了五六年，熬到現在領工的身份，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就是回到這個三〇一的家，德勤、德貴每個月由玉娥領回家兩次，回的也是這個三〇一的家。的確，他們也只有這個家可以回了。

玉娥是很懂事的，而且，又很好學，每天晚上下班，陪著自己的時候，總忘不了看些向別的小孩借來的書，有時候自己還可以教教她，有時候，一些同病房的病人也會教一教她。看她一寸一寸的長高長大，八年來，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她一個人坐在牆角默默地看書的身影，一雙瘦伶伶的腳，長滿了紅疔的小腿，削瘦的身形，偏著頭，一蓬勃斜掩著半邊臉的亂髮，還有，那道同樣削瘦，同樣伶伶的影子。該怪她生錯地方，否則，她現在豈不是長得白白淨淨，過得愉愉快快，活活潑潑的嗎？自己心裏這絲愧疚，往往在德勤兩兄弟「回家」時，擴張成一整片，他們兩個小的，失去了兒童應有的歡笑，一來到這裡，不是哭著要回家，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訴說著他們的委屈，再不然就靜靜的站在床前，睜著一雙無神的小眼，看著他們的老父——也許，在他們心目中，是自己拋棄了他們的吧？雖然他們還有父親，還有姊姊，可是，在進了孤兒院那種陌生、冷酷的環境中之後，縱使不是孤兒，也成了失恃失怙，無憐無愛的孩兒了！可是，身為父親的自己，能做些什麼呢？斷了雙腿使自己連大門都出不去，連吃喝都有賴玉娥，這一輩子，除了就這麼躺下去，還有什麼指望呢？

在這裡一住就住了八年，院裡的醫生和護士都管自己叫「院長」，久而久之，自己彷彿就成了院長了。說真的，連醫生、護士都算在內，那一個人的資格比自己還老？每當有人喊自己院長時，那股

不自覺流露出來的憐憫和同情教他感動不已，這和其他的憐憫和同情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是同病相憐的一群，所能體會的痛苦也就更深刻更接近。他們所盼望的，僅僅從院長二個字便可以明白的窺探出來，希望他人的病情能立刻有所轉機了！一想到斷了兩腿，心裡就不禁抽搐起來，當年生龍活虎般的，還被一個同僚暱呼為鐵虎的自己，而今竟淪落到這般地步，只靠著與病人閒聊換取一丁點兒的趣味與熱鬧！唉！還多虧了這世界上的病人不少，一個走一個又來，倒有點像季節變換一般，來一個健談的是一個春天，來一個沈默的是一個冬天，在遞換中，多多少少總可以看得出年歲的更迭，剛出院的張先生是屬於沈默的一環，而周先生，真可以說是個燦爛繽紛，鳥語花香的春天了！看他，此刻還哼著歌呢！

「騎馬—過了—揚州路—」周先生有板有眼地哼著，突然間冒來一句話：

「嗨，院長呀，你打算幾時出院？隔壁的副院長可是要走囉，他說他寧可回家替他岳母看冰水攤子，每天賺兩包香煙抽抽，勝過在醫院裡挺屍。人家他也是勞保的，吃住都免費，可是他還是要出院，他說啊，醫院裡一片慘慘淡淡的白色，他受不了，寧願去市場調弄那些紅紅綠綠的酸梅湯和冬瓜茶，至少色彩豐富一些—還有，他說這裡的護士呀，一個個死板板的，沒有半點活的味道，他受不了—。」

出院？彭啓元苦苦地自嘲了一聲，年前，當自己身上所有的傷都養好了之後，院方三番五次的催自己出院。出院，自然是好主意，說實在自己也厭煩了這裡，菜飯差，照料差，設備也差，早走是早好的，但是，出了院以後怎麼辦？吃住就是兩個最大的問題，一出院，勞保立刻截止，食宿立刻就要自己負責。而且家也賣了，玉娥又小，生活如何維持下去？台北市房租又貴，十來萬元，坐吃山空的要不了幾年，難不成日後露宿街頭，匍匐行乞嗎？那時候，說什麼也不肯搬，醫院裏催了數次，連說帶動的，自己就是不走！其實也不是賴著不走，而是，走，要走到那裏去？一幌，居然六年了，連同前二年的治療，整整八年！其間自己也不是沒有想過要出院，尤其是德勤、德貴兩兄弟在孤兒院裡受了委屈回來的那幾次，自己幾乎忍不住要出院接他們同住了，有一次德貴從院裏偷跑出來。在水果攤上偷拿了人家一個蘋果，結果被警察帶到醫院來。看他臉上鼻涕未乾、眼淚直流的模樣，害得自己都快要涕泗縱橫了。警察走了以後，自己問他為什麼一個人偷偷的溜出來，他忍著淚，鼻子一吸一吐的說：

「哥哥和我被老師罰跪了，他不准我和哥哥吃東西，他說我和哥哥太笨了，什麼也不會，我肚子餓了，想來跟爸爸要東西吃—」

自己聽了，胸中也哽著一層難過，自己的親生骨肉，被別人這麼罵，這麼罰，却愛莫能助，怎不

令人愧恨交加呢？德貴啜泣著，啜泣著，突然抬起頭來：

「爸爸我要回家！」

說著，越哭越大聲，一聲聲都好像鋼刀樣，悠情地在自己心中割劃著。回家，回家，那時真想立刻找個房子辦手續搬出去了事，可是，終究顧慮太多，只好硬著心腸，啾啾啾的甩了德貴幾個耳光—

「回家，回家，你就知道回家！」邊打邊罵著，突然間心裏一陣內疚，回家，小小年紀，能怪他不懂事嗎？爲了尊嚴，只好另外為自己找個打人的理由—「回家，回家就能夠偷拿人家的蘋果嗎？」在師出有名之下，又多打了他幾下，這幾下打得很重，彷彿有意在掩飾自己的無能一般。德貴歪歪斜斜的跌向一邊，搗著臉，睜著淚水浸滿了的兩眼，又似不信又似委屈地看著自己，嘴唇顫抖著，想哭又忍住不哭地，任由淚水洗過他髒兮兮的臉龐。

自己打了他幾下，歉疚更深，悲哀也更切了，也不忍心再看德貴，橫下身子，蓋起被子，眼淚便淌了下來，腦海中還縈繞著德貴那付令人痛惜的模樣，心裏更是一陣陣的刺痛，到了晚上，玉娥回來，才叫她將弟弟送回去，臨走時，塞了五十塊錢給她，要她買兩個蘋果給德勤和德貴。稍晚一點，玉娥回來了，眼睛紅腫腫的，像是哭過了一場，彷彿有什麼話要說，自己心一狠，翻過身去，假裝睡著了，不想多聽些什麼。可是，那天晚上，腦海裡盡迴繞著德貴、德勤兩兄弟被罰跪的淒楚樣子，暗暗地也哭了一個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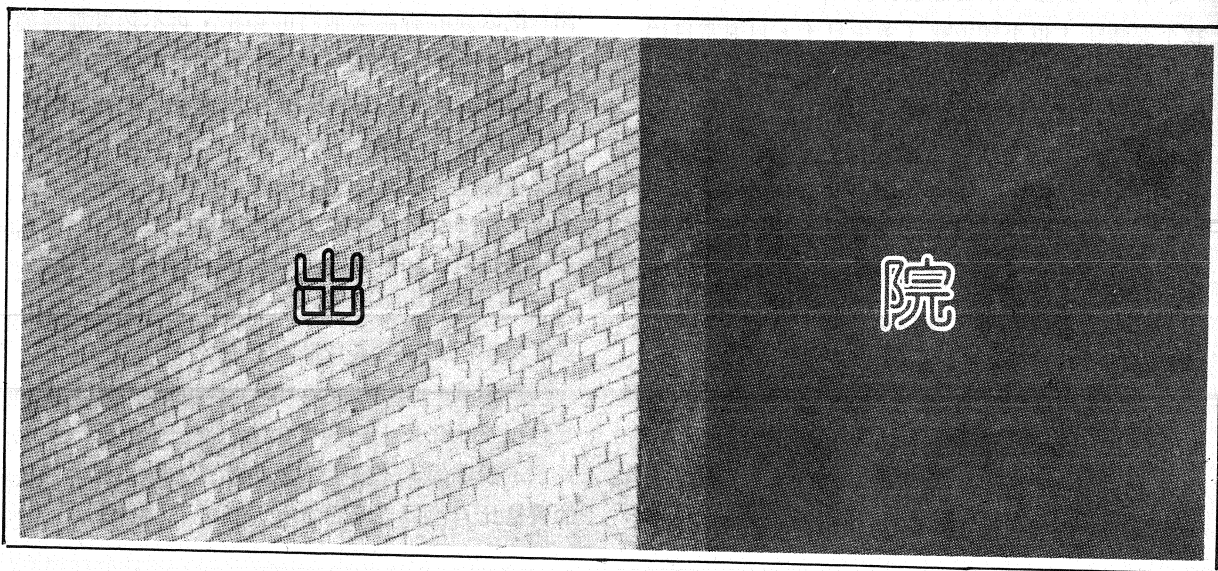
彭啓元微微的喟嘆了一下。副院長—一個住了五年的老病人—的想法沒有錯，可是畢竟他還能夠走路，雖然不太方便，但兩根拐杖也就解決了問題，那裏像自己，一定要靠輪椅才能移動？副院長患的是關節炎，鋸斷之後，一長一短的，又長年潰爛，因此一住就是五年，他有一輛手搖車，每天晚餐過後，總會騎出去兜兜風，有時候買點吃的用的，有時候到他岳母的冰攤子上幫幫忙。他可是一直巴望著能出院的，但是院方顧慮著他的病，就是不肯讓他走。住了五年，看來他也住怕了，只是，自己還多了三年呢！而且又不能走動，豈不更苦，更寂寞？

周先生仍自顧自的講下去，彭啓元的思路在繞了個極大的圈子之後，剛巧又繞了回來，趕上周先生最後的論斷：

「其實你也可以出院了，不要老是躺在床上，搬出去對你可能會更好，假如你怕不方便，何不像副院長一樣，訂置一輛手搖三輪車，然後出去擺香煙攤也好，賣眼鏡、獎卷也好，反正你女兒也大了，德勤十三歲，也差不多可以做點事了，把他們從孤兒院裡接出來，也省得在那裡受委屈，對不對？……。」

彭啓元一廂聽，一廂想著；周先生的一席話，好像將自己早已認定是一片黑暗的前途，抖了出幾條光明的線條，自己也好像能從其中些微透出來的亮光中間，拾掇出一個約略的形像出來了。那好似一個很古老的地方，一間很小很小的房子，裡面卻是一間很大很大的廳堂，有人坐著，有人站著，另外還有兩個人在奔跑追逐著—一種很熟悉的感覺迅速傳遍了自己全身，那彷彿已然失落了很久的東西，但是却一時想不出來是什麼，自己好像可以立時擁有它一般，但卻又彷彿遙遠得不可捉摸……。

周先生的話聲漸漸結束，彭啓元則在恍恍惚惚之中酣然入睡，等到自夢中醒來，玉娥已經回來很久了，此刻正坐在他床邊看書，她已經是補校初二的學生了，八年來，自修自習的結果，也掙上了個夜間補校的學歷。看著已經十七歲，辛苦了八年之久的女兒，心裏既是安慰又是歉疚，心裏一陣激動，很想把剛才的夢告訴他。但是，話剛到嘴邊又滑回去了，他赧然地笑了笑，自己連作的是什麼夢都搞不清楚，要從何說起呢？自己只記得夢裡有很多很多鮮豔的顏色，有從前老屋紅磚的顏色，有老屋後園的青菜色，竹子色，還有綠草色，紅紅的花色，和一大片像液體般蕩漾著的紅色、棕色、黃色…各種顏色有時融在一起，叫人看了心裏暖融融的，有時候又各自分散開來，獨自發出種種誘人的親切感；而自己和玉娥、德勤、德貴三個孩子則漫步在這些光豔的五顏六色裏，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三個孩子不時興奮的抱著其中一個顏色，笑顏逐開的要自己幫他們拿，可憐的德貴，看慣了他那哭得淚人兒似的臉孔，竟一時習慣不了他那興高采烈的表情。眼看著自己手上所捧的顏色越來越多。……



玉娥似是發覺到父親醒了，瞬即投過一個親切的問候：「阿爸您醒了。」隨即，又發現到父親嘴唇吞吐著，好像要說什麼一般，立刻問道：「阿爸，您有什麼事呢？講出來不要緊啦，是不是……？」

還沒等玉娥說完，彭啓元便搶著打斷了女兒的話：「不是啦，我只是作了一個夢而已！」

「什麼夢？阿爸！您快講嘛！」玉娥一付急於聽聞的表情。八年來，她已學會如何使在病床上躺了八年的父親覺得快樂了。彭啓元受到無形的鼓勵，稍微想了一下，才抓住了一個自己認為說得清楚的：

「我夢見德貴不再哭了！他好高興呀，在我們面前歡呼雀躍的跑來跑去——」

「阿爸，人家德貴現在本來就很乖了，不會再亂哭惹您生氣了——」

「不，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德貴真的很高興了，還有德勤也是，你也是，我也是，我好像看到了——」

彭啓元很有興致地述說着剛才的夢境，一刹那

之間，他好像抓住了什麼似的，只覺得自己眼前不再有灰白色的床單和牆壁，也不是像以前的坑道一般黝黑，五顏六色的亮光在他面前閃著，閃著，他看到了，看到了，那是一棟房子，一個家。

彭啓元閃動著久已遲滯的眼神，伸手拉著女兒：「來，阿娥，我要坐起來！」

「那麼晚了，您不躺下去休息嗎？」玉娥頗為吃驚，因為阿爸從來不曾自己要求坐起來，每次都要別人連拖帶拉的才肯坐起來，這一次……？」

「不！我已經躺了八年，休息得夠久了，現在我要坐起來了！」

彭啓元坐定，偏頭想了一下，問道：

「阿娥，我們銀行存款還有多少錢？」

「還有——」玉娥想了一下，「大概十多萬，您問這些要做什麼？」

十多萬，好像比以前多了一些，看來都是女兒的心血換來的，彭啓元真有萬分的感慨；此刻他已經作了決定。

「我想買一輛手搖車，然後，租一間便宜的房

子，阿娥，你明天去跟德勤、德貴兩兄弟說——阿爸要出院了！」

出院？真的？玉娥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幾年來，自己拼命勸阿爸出院，阿爸說什麼也不肯，害兩個弟弟這幾年來受盡了欺侮，此刻，怎麼會令他突然間改變了主意呢？然而，看著父親臉上所煥發出來的自信和肯定，却又不得不有幾分相信。

「真的嗎？阿爸，您是說真的？」雖然是疑信參半，總掩不住心中的狂喜。玉娥的聲音竟有點顫抖。

「當然是真的，我總不能躺一輩子吧？」

「啊！好棒，我明天就去跟德貴他們說！」玉娥高興得要跳起來，回首一看父親，只見他一個勁地唸著：

「德貴不再哭了，德貴不再哭了……」

第三病房的甬道依舊筆直地伸延著，天亮了，廊下洒著一片金黃色的曦光。甬道中間病房外圍滿了人，有的腿上敷著石膏，有的拄著拐杖，有的頭上紮著紗布，好像是發生了什麼大事一般。

彭啓元正坐在輪椅上，德貴、德勤緊緊地靠在

他身邊，玉娥正將行李捆綁好，目光一亮，床上擺滿了包裝精美的禮物，很為難的看了大家一眼——

「真不好意思，要大家這麼破費！」

「哎——誰叫彭先生是院長嘛！院長出院，不送點小禮物那怎麼成？」周先生笑著說，衆人也轟笑成一團。

「院長，您終於出院啦！」護士長笑著進去跟彭啓元握手，大家也跟著上前去，院長之聲一時還沒完了。

最後，一輛三輪車推到了門口，彭啓元爬上去，慢慢地端詳了一番，招呼著兩個兒子，緩緩向甬道口搖過去。後面也跟著一小群的病人。

彭啓元坐在車子，四顧著周遭的一切，八年了，總算不再躺在床上了，走廊外面陽光正燦爛著，他彷彿已看到了一片水溶溶液體，五顏六色的，就呈現在甬道的盡頭，他的眼前。

走着，走着，偶爾還不斷有幾句親切的叫聲。

「院長，您出院啦？！」

「院長，出院囉？！」

